



点评人：

王晶

旅英舞台设计师



2015年1月8日至2月14日，话剧《公牛》在伦敦青年维克剧院演出 摄 / 西蒙·安劳德

锋利到让人疼痛

本刊伦敦专稿

一部好戏看完之后有时是有疼痛感的，《公牛》就是这样一部锋利的戏，似乎还有点血腥，虽然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血迹。

在一个决定谁将会被炒鱿鱼的重要会议前，一男一女站在只有16平方米的擂台上。烈焰红唇的伊莎贝拉身着职业套裙、黑色丝袜、足有七厘米的黑色高跟鞋，全身紧绷透露出职场女人惯有的谨慎、性感和攻击性。托马斯穿着不太得体的黑色暗纹西服，略有些凌乱的头发夹杂着他神经质的举止，掩饰不住的内心惶恐。

“你的外套上好像有些脏东西。”伊莎贝拉对着托马斯说。

托马斯很反感地回击：“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。”

“我在尝试和你沟通。”她说，他则愤怒地看着她。

开场不到五分钟，火药味已经弥漫开。之后，另一同事托尼加入进来，他表现得轻松自如，合身的西装配着光亮皮鞋，他志在必得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

戏剧渐渐深入，在等待见老板前的几十分钟里，伊莎贝拉和托尼将他们的对手狠狠地中伤、欺凌，直到他彻底败下。

在这场生存上的竞争中，似乎没有底线而言。办公室政治的较量中，托马斯显然敌不过内心强硬的伊莎贝拉，更加敌不过圆滑狡诈的托尼。何况，后两者联手。更糟糕的是，老板也没有站在托马斯一边。大概，没有人喜欢失败者，所有悲剧就都发生在他身上，他惨败，失去工作。惨败的原因如托马斯自己所说的：“他们不喜欢我，我做什么都是徒劳。”他注定是一只失败的公牛，更像一个废物。（注：Bull另一个含义有废物之意）。

托马斯的扮演者萨姆·特劳顿对人物刻画十分细微。他在形体塑造像一只落败的公牛，可在情绪爆发上又是一头愤怒的公牛。最后他倒在地面上，如斗牛败在斗牛场上。剧中三个彼此较量的人物眼神中充满了动物性，那种动物在抢夺食物时的饥饿感在他们眼中燃烧。

英国杰出的青年剧作家迈克·巴特

莱特以他精湛的技巧构架出这部55分钟的精准、犀利甚至残酷的戏剧。

一走进剧场，整个空间的中央是舞台，舞台四面环绕的观众坐席和观众站席与拳击场的擂台并无二致，明黄色的灯光让空间显得焦灼和炙烤。这个长四米、宽四米的舞台，杰出的空间设计让我兴奋不已：我们可以想象进入了一个斗牛场，或者拳击场。当然，灰色的地毯和舞台角落里的饮水机，又提醒着观众这还是办公场所。全剧将近尾声的时候托马斯打翻了饮水机，从地面上涌出了汩汩流水，渐渐浸湿灰色的地毯，渐渐将败落在地的托马斯浸湿，这处理真是绝妙：一场职场的角逐转喻为斗牛场的血腥屠杀。

导演克莱尔在文本的二度呈现上想象力惊人，让离演员不到两米距离的我时常感觉透骨的寒意、残酷和疼痛。

疼痛渐渐散去，戏的余味涌来，让我审视当今所处的生存环境，是否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头斗兽？**■**

首席编辑 / 周晓华 美编 / 周琳